

翠微亭題名考  
潞佛子佚事

六藝書局印行

宋建炎復辟  
明臨安旬制  
錢塘恨史

西湖的圖書

尋常讀此况若臥遊 游湖時得  
此可作嚮導 宜各人手一編也

湖山勝槩彙編

西湖圖書博覽

△西湖韻事八種 一冊 四角

●西湖南渡稗史 一冊 三角五分

△張岱西湖夢尋 一冊 四角

●西湖詩詞叢話 一冊 四角

△雪莊西湖漁唱 一冊 六角

●觀濤指南附舟車  
消閑錄 一冊 三角

△西湖竹枝詞三種 一冊 四角五分

●西湖西溪  
南屏四百詠 一冊 三角五分

△金牛湖漁唱西湖  
雜詠 一冊 二角五分

●塘清波筆記 一冊 四角

△西湖  
遺事古今佳話 一冊 二角五分

●西湖畫舫記 一冊 三角五分

△西湖三女士傳 一冊 二角五分

●錢塘逸聞軼事 一冊 三角五分

△西湖楹聯新集 一冊 四角

●杭俗遺風江鄉節  
物詩 一冊 五角

# 建炎復辟記

建炎二年十月十六日乙卯。隆祐太后舟御至杭州。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。爲扈從統制官。駐軍於奉國寺。三年二月。虜騎寇維揚。乘輿渡江。十三日壬戌。車駕次杭州。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。禮部侍郎張浚。制置使劉光世。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。留屯鎮江府。江甯府。措置沿江守禦事。俄召淵還。遣御營前統制張俊將兵守吳江。三月二日庚辰。以淵爲同簽書樞密院事。五日癸未。苗傅及御營副將軍劉正彥反。揭榜於市。傳檄諸州曰。統制官苗傅。謹信大義。播告天下。民庶官吏軍兵等。適者大金侵擾淮甸。皆緣奸臣誤國。內侍弄權。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。數萬之金帛悉皆捐棄。社稷存亡。繫於金人之手。今則大臣內侍等。不務修省。尙循故態。爲惡罔悛。致使民庶皇皇未知死所。進退大臣盡出闕寺。賞罰士卒多自私門。金人去住罔測。朝廷安然坐視。又無分毫措置。卽日兩浙之民。遂有維揚之禍。嗟爾士庶。輿言及此。寧不傷感。今朝廷微弱。未能明正典刑。天其以予爲民除害。凡有大臣罪惡顯著。並內侍官並行誅戮。期爾士庶一德一心。共圖中興之業。主無疑以致後患。本爲生靈。別無所希。爾等若獲安存。傅等赴死未晚。爾輩此心。誠貫白日。宜相訓告。以信萬方。於是以兵士守王淵之門。淵兵隨之。淵見士卒皆戈冑。不悟問曰。無辜也。語未終。飛兵斷其首。乃分兵蒐捕中官皆殺之。傅正彥勒兵向闕。梟淵首於闕下。是日宣麻。

RWT373/14

除劉光世爲檢校太尉。殿前都指揮使。百官皆入禁中。宰相執政在都堂。聞事急。復入請對。頃之。門外軍聲益誼。中軍統制吳玠。披甲持刀排門入。引傅所遣一使臣。一候人入內。傅等語。奏上曰。苗傅不負國家。止爲天下除害。諫議大夫鄭穀。知杭州康允之。與百官議曰。今日事急。若不請上御樓自撫慰之。無以止變。諸公願入者請從我。衆曰。然。遂從穀。允之叩內東門請見。俄召二公入。少頃。上步自內殿登闕門。蓋杭州雙門故也。宰相執政。侍從百官皆從焉。傅正彥立門下。皆被堅執銳。控弦露刃。填溢街衢。見樓上黃蓋。猶呼萬歲聲。嗒。上憑欄呼傅正彥問曰。何故如此。傅厲聲對曰。陛下信任中官。賞罰不公。軍士有功不賞。內侍所主。乃得如黃潛善。汪伯彥。誤國至此。猶未遠竄。王淵遇金人不戰。首先過江。止因交結康履。却除樞密。臣自陛下卽位以來。立功不少。今依舊作遙郡團練使。臣已將王淵斬訖。梟首在此。中官在外者。亦被誅訖。更請康履。曾澤。斬之。以謝三軍。上曰。黃潛善。汪伯彥。已降黜。康履。曾澤。待重與降責。卿等可與軍士歸寨。傅曰。若不斬康履。曾澤。歸寨未得。今日事盡是臣。不干三軍之事。天下生靈無辜。肝腦塗地。止緣中官擅權。依舊不肯遣出。上曰。待朝廷自行遣。卽令便與流配沙門島。知卿等忠義。卽除傅承宣使。御營都統制。劉正彥觀察使。御營副統制。一行軍兵。並特除放。各令歸寨解甲。傅曰。感聖恩。但須得康履等。方可歸寨。上顧百官當如何。朝散郎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奏曰。願陛下送康履等出。中官之害至此爲極。若不一切除去。恐天下之亂未已。上曰。朕左右誰使。希孟對曰。擇十五以下者。使供灑掃。

之役。十五以上盡可除去。軍器監葉宗諤奏曰。陛下何惜一康履。以慰三軍之心。上曰。此事極曉。但須朝廷自行遣。豈可因叛將勒兵向闕。便付中官使殺之。逾時傅兵不退。上命吳湛召履。履逃匿不出。再命衛士搜索之。得於禁中清漏。衆衛士擒至闕門。履望上呼曰。臣死矣。何獨殺臣。遂以付傅。樓下腰斬之。櫛其肉。上命傅等歸寨。傅正彥謂宰相執政官外門議事。於是尙書右僕射朱勝非。門下侍郎顏岐。尙書左丞張激。簽書樞密路允迪。皆出見傅等。傅等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。朱勝非等入奏。上欣然許之。降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。百官皆出門外聽詔。傅正彥不拜曰。自有皇太子可立。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。有故事。傅之屬官張遠曰。民爲貴。社稷次之。君爲輕。今日之事。當爲百姓社稷。又曰。天無二日。衆皆驚愕失色。諫議大夫鄭穀叱遠曰。是何悖逆之語。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。又曰。復入見上。奏曰。傅等不拜。上問何故。衆莫敢對。上又顧宰相。宰相曰。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。上又顧問百官。百官但言不妨。時希孟出奏曰。以臣所見。只有二說。一則率百官死社稷。一則從三軍之言。杭州通判章誼。面折希孟曰。此何等語也。三軍之言豈可從。希孟又奏曰。乞問左右監軍。上顧管軍曰。三軍之言何如。對曰。不知。上曰。但言不妨。對曰。臣所說只是衛士別無言語。臣不敢妄奏。上指希孟問執政曰。此何人。執政未及對。希孟自奏曰。朝散郎時希孟。上曰。任何差遣。對曰。見任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。上徐謂宰相執政。朕當退避。但須索稟於太后。乃命吳湛謂傅等曰。已命請太后御樓商議。上令顏岐入奏。謂太后御樓。是日北風勁甚。樓無屏。

幃帳。上坐竹椅。無席褥。既請太后御樓。上卽立楹側。不復坐。百官因請上坐。上終不允曰。不當坐此矣。頃之。太后乘筇輿。以上步從。老監五人。上以傅等語奏於簾前。又命宰相執政奏之。太后曰。當自門外與傅等商議。遂肩輿下樓出門見傅。百官從之。傅正彥拜於轎前。軍士皆聲喏。傅等奏曰。告太后爲天下生靈作主。今日百姓無辜。肝腦塗地。全賴太后主張。太后曰。自上皇任蔡京。王黼。變更祖宗法度。童貫等興起邊事。所以致今日。養成金人之禍。豈關今上。皇帝事至德聖孝。別無失德。止爲黃潛善。汪伯彥。叢誤他。今已竄逐了當。統制豈不曉知此事。傅曰。臣等已議定。豈可猶豫。太后曰。待依統制所請。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。傅等又奏曰。須是立太子。請太后同聽政。太后曰。豈可如此。太后年老多病。如何負荷大事。若只與皇帝同聽政。則可。若欲立幼主。則決不可。正彥又奏曰。今日大計已定。有死無二。乞太后早賜施行許可。太后曰。今夷狄內侵。皇帝聰明仁聖。尙自難以抵當。若使幼主爲君。夷狄聞之。豈不轉加輕侮。皇子方三歲。太后以婦人之身。簾前抱三歲兒子。如何當得天下。備知統制等忠義。但此事決難從。傅正彥號哭而拜曰。願太后救取天下生靈。臣等止爲宗廟社稷。太后曰。統制更宜思之。此事不可輕舉。傅正彥怒呼其衆曰。太后不肯從所請。吾解衣就戮矣。遂作解衣袒裼之狀。太后復呼之曰。不須如此。統制輩各是名家子孫。累世忠義。豈不通曉。今日之事。實難聽從。爲皇太子幼。國家多難時節。如何主張得社稷。傅等奏曰。自有太后垂簾聽政。太后曰。終是不穩便。待更與皇帝商量。傅等曰。三軍之士。自早至今未飯。事

久不決。恐別生變。又顧朱勝非曰。相公如何無言。今日之事。正要大臣決與。勝非曰。皇帝既降詔請太后。權同聽政。此事須由太后。勝非等豈敢果決。顏岐適自上前來。奏太后曰。皇帝令臣奏知太后。已決意依苗傅等所請。乞太后宣諭。太后猶不允。但累言只可權同聽政。不可立皇子。傅等語言益逼。大臣奏請太后且入。更與皇帝商議。於是太后復肩輿登門與上議。太后終執前說不移。上言之再三。太后乃許。命宰相約束四事。示傅等。一曰。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。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。二曰。禪位之律。諸事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。三曰。降詔畢。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。四曰。禁止軍士無肆劫掠縱火殺人。如違此約束。卽降詔遜位。傅等皆曰。喏。遂下詔曰。朕卽位以來。強狄侵凌。遠至淮甸。其意專以朕躬爲言。朕恐其與兵不已。枉害生靈。畏天順人。退避大位。朕有元子。毓德東宮。可卽皇帝位。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。庶得消弭天變。安輯人情。敵國聞之。息兵講好。宣詔畢。傅正彥揮軍退。上太后降樓歸內。上自辰至申。猶未進膳。初議之未決。諫議大夫鄭穀謂康允之曰。恐軍士乘勢攘殺居人。公爲守臣。安得坐視。胡不自出撫慰百姓。允之出謂傅等語曰。公等今日決大事。不可令軍士因肆劫掠。傅曰。已戒之矣。允之曰。審如是。請借公之馬出撫定。傅乃以一甲馬。十甲士授允之。允之周行并衛。問勞撫慰。杭人賴是以安。是日傅所殺內侍百餘人。軍士因掠其妻孥子女。攘奪金帛寶珍。不可勝數。害及比鄰。於是傅自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。爲慶遠軍承宣使御營司都統制。正彥自起復渭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統制。傅正彥皆移軍於祥符寺。

以甲士守城門。禁命官及婦女出城者。得其手判狀乃聽出。而守闕甲士因物色邀阻。檢校篋笥。擄取之。無鬚者乃被執。久之方得下釋。人情益不安。六日甲申。詔曰。朕以幼沖之質。承傳序之休。比者大國侵凌。奄至淮甸。太上睿聖仁孝皇帝。以權宜之計。駐蹕吳江。深慮敵人指其釁隙。與兵不已。結禍彌深。濫使無辜。肝腦塗地。上畏天戒。下惜生靈。發於至誠。匪由勤惰退避。大位傳於眇躬。隆祐太后德厚母儀。道侔坤載。練達國家之務。深得臣庶之情。恭請同聽政事。衆志既定。寶祚維新。宜沛洪恩。以宥多辟。太上皇帝議。上徽號曰。睿聖仁孝皇帝。以杭州顯寧寺爲睿聖宮。可大赦天下。應赦書到日於戲。寅畏帝命。既膺內禪之文。獨固邦圖。方篤無疆之祐。尙賴文武將相。中外士民。各暨乃心。同底於治。又詔曰。王淵身爲統制。車駕駐蹕。維揚。金人輕兵前來。並無措置。斥候不明。與倉卒南渡。士民肝腦塗地。宗廟傾危。及交結內侍。康履等。並已正典刑。令尙書省出榜省諭。九日丁亥。以苗傅屬官張達。及統領赤心隊。歸朝。官馬柔吉。王世修。並爲直龍圖閣。王鈞甫爲觀文殿修撰。遠等皆傅正彥謀主也。配內侍官藍珪。高邈。張吉爲張且。曾澤。陳永錫於嶺外。珪賀州。邈象州。吉爲陝州。澤明州。永錫賓州。俄追澤斬之。十日戊子。詔曰。朕以眇末之資。膺付託之重。太上慮深保國。意在愛民。謂大邦之與師。指前事以興廢。與其連兵不已。與流毒於無辜。曷若去位弗居。庶釋言於強敵。容言既定。剛斷莫回。遂以沖人嗣守神器。惟東朝有託。實係保佑之慈。而萬機至繁。必資參決之助。隆祐太后。仁施四海。德盛三朝。恭請權同聽政事。稽日月有臨之義。式符大德。



之明。合天人並受之功。更保無疆之歷。以建炎三年二月十日。改年號爲明受元年。十二日庚寅。上遷於  
睿聖宮。日官朝謁於宮庭。召呂頤浩赴行在。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軍事張浚爲禮部尙書。命武軍承  
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。以兵屬浚。取便道之風翔。詔曰。功多厚賞。旣衛社稷。  
以勤王家。富周者強。宜登壇而建上將。朕欽承慈訓。躬受寶圖。投艱於身。凜若淵冰之未濟。注意於將。庶  
幾柱石之扶危。爰輯羣功。寬颺大號。具官苗傅。姿材英特。器宇雄深。洞將略之五權。心達玉璫之祕。習兵  
家之三陣。世推虎落之勳。比總制於天營。克訓齊於貔虎。軍師整肅。號令靜嚴。豈惟高護佑之功。固以茂  
綏懷之略。屬邊隅之未靜。慨國步之多艱。奮不顧身。義形於色。憤嫉姦慝。大刑旣正於國章。扶獎阡危。嘉  
績遂書於廟社。願酬庸之未稱。豈詔爵之敢忘。推轂受命。任總十連之長。分茅畫社。榮開四履之封。並實  
戶田。厚加輟賦。於戲。有嚴翼以共武服。予亦並賞於勳多。無寵利以居成功。爾則永膺於蒞祿。往祇明訓。  
益戒莊猷。可特授武當軍節度使。依前御營使司都統制。進封武功縣開國子。食邑五百戶。實封二百戶。  
又詔曰。威武文德之補助。人主所以選任於英豪。忠義天下之節概。君子所以扶持於社稷。乃建利門之  
將。人欽武服之共。比建奇謀。克宣忠力。方序功而詔爵。宜發號以揚庭。具官劉正彥。氣暴以剛。智周以敏。  
襲弓冶。異裘之緒。豈止讀其父書。保山河帶礪之銘。固已載之盟府。蚤以武賢之世胄。永懷定邊之壯圖。  
拊衝礪通於奇兵。綏帶惟稱於儒將。屬邊隅之震擾。慨國步之阡危。首陳大義之公。亟斷巨姦之戮。刑章

昭著。邦祚晏安。惟才大而志益謙。顯功高而賞弗稱。麾旄導節。授北國之成師。輿地按圖。祚東方之樂土。贊書作命。血食衍封。以彰狗國之勤。以迪懸官之勸。於戲。敏我公而錫祉。既嗣續於前人。守爾典以承休。宜對揚於朕命。益兼忠蓋。用濟艱難。可特授武成軍節度使。依前御營副統制。進封封城縣開國子。食邑五百戶。實封二百戶。又以檢校太保劉光世爲太尉。依前奉國軍節度使。殿前都指揮使。充淮南制置使。以定武軍承宣使。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。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爲慶遠軍節度使。依前捧日文武四廂都指揮使。荆湖北路制置使。以承宣使郭仲荀爲昭化軍節度使。依前殿前都指揮使。京城留守。以楊維忠爲檢校少保。依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建武軍節度使。節制江南東路軍馬。又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。盧益爲中書右丞。皆充奉使大金國信使。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。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鄭大年。爲國信副使。奉禮物使虜。先以進士黃大年爲承奉郎。借朝奉大夫直祕閣賜紫金魚袋。進武校檢吳時敏爲秉義郎。開門祇候。借武義大夫開門宣贊舍人。爲先期告請使。十四日壬辰。除諫議大夫鄭穀爲御史中丞。十六日甲午。太后詔曰。吾以菲德。託於東朝。睿聖仁孝皇帝。以保國愛民之故。責躬消變。禪位於元子。屬以幼冲。未堪多難。請吾同聽大政。吾以保佑聖躬。義不獲已。蓋順權宜。今大臣乃以吾違事秦寧陵於屬尊。稽攷舊章。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。以稱皇帝尊崇之意。蓋名有狗而失實。禮有變而從宜。今外敵憑陵。生靈塗炭。兵革未變。國削滋甚。將遣信使請和大國。庶幾扶顛持危。保安宗社。全活

元元。顯茲不德。方痛自貶抑。損之又損。尙懼無以合天心。慚民志。豈可用承平故事。以自尊大。三省樞密院。其明喻吾意。勿復有請。御史中丞鄭穀有言。臣訪聞近日朝廷差除行遣。多出於統制官苗傅劉正彥之意。二人近更出入都堂。殆無虛日。外議喧然。若上下共因茲道。國家興衰未可知也。且康履王淵互相交結。公行請託。衆所共忿。苗傅等因人之心。仗義誅之。人不以爲非者。以義勝不義。以公滅私也。今茲復行請託於廟堂之上。義者不爲。私莫甚焉。黃潛善。汪伯彥之居政府。以不能公心體國。好行私惠。以保身固寵。故請託得行。而紀綱廢。卒至國弱君危。雖身竄荒遠。天下猶有餘忿。今可復蹈前轍乎。且淵與履之交結。汪與黃之自謀。皆以謂舉天下之人不能動搖。永保富貴。終其身以及子孫。殊不知人怨神怒。禍變之起。易於反掌。身且不保。況子子孫孫乎。今上皇帝陛下。以幼沖處宮中。太后垂簾聽政。不出房闥。天下之事。全賴將相大臣共由公道以扶持之。今任廟堂之寄者。不能絕請託之私。司將相之權者。不能避干預之嫌。命令之下。何以服人心。而慰天下。是啓姦雄之心。而召盜賊之至也。今廟堂之上。所以安行而不疑者。必以謂兵之強。足以制姦雄。而弭寇盜。是未之思爾。嬴秦之兵。非不最強也。陳勝一呼。秦不及支。王莽之兵。非不最強也。昆陽一敗。莽卒授首。其足恃乎。所可恃者。祖宗之德澤。淪浹人心者。垂二百年。天下得安其生。含哺鼓腹。長子孫者數世。今雖盜賊間作。非潰兵即叛卒。未有一民奮臂其間。以戴有宋之德。不可變故也。惟願人心共尊王室。方可長久。伏望嚴賜戒敕。訓諭廟堂之上。二三大臣。共以公心。維持紀

網。絕請託之私。將帥之臣。共奮忠義。訓練兵卒。以保社稷。無以私請干與朝政。庶幾與國同休。共享天下安榮之福也。苗傅、劉正彥到都堂。欲分隸所統兵入衛睿聖宮。尙書左丞張澈以爲不可。固止之。傅正彥遂退。資文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言。崇寧以來。內侍童貫、譚稹、互掌兵柄。二十餘年。賞罰不時。節令失信。西則侵凌夏國。北則與契丹敗盟。致將帥解體。士不用命。皆緣內臣基禍。流毒天下。遂令徒黨爲患至今。近聞將相大臣被命勦戮內侍。誠以快天下之心。據神人忿怒之氣。然伏觀三月五日。睿聖皇帝親筆詔書。以謂卽位以來。強狄侵凌。遠至淮甸。其意專以朕躬爲言。朕恐其興兵不已。枉害生靈。畏天順人。退避大位。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。不容尊位。以紓敵國之禍也。恭惟太后陛下。仁聖恭儉之德。踰三十年。孚於四方。垂簾聽政。擁祐皇帝陛下。四海之內。孰不歸休。但有愚見。不敢愛死而不言。方今強虜乘戰勝之威。羣盜有蜂起之勢。興衰撥亂。事屬艱難。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。而享安佚。伏望太后皇帝陛下。不憚再三。祈請睿聖皇帝亟復大位。親總萬歲。從此以往。屏絕內侍近習之人。褒賞今日立功將帥之士。然後駕幸江陵。以圖恢復。如此。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。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。不然。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。十七日乙未。張浚不受尙書之命。浚亦不肯分兵與浚。御史中丞鄭穀上言。乞留頤浩。知江陵言不當分張浚兵。遂止。又撰杜鵑詩四句。親寫令進士謝嚮持往平江。見浚。世忠、俊等諸大將。令嚮說諭諸人爲勤王之舉。使張大聲勢。持重緩進。勿使驚擾城中。呂頤浩、劉光世、韓世忠等從。

嚮之策。遂議舉兵討苗逆。檄諸州曰。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。太祖太宗開基創業。真宗仁宗德澤在民。列聖相承。人心未厭。昨因內侍董貫首開邊禍。遂致虜騎歷載侵凌。逆臣苗傅。躬犬彘不食之資。取鯨鯢必戮之罪。適因艱難之際。敢爲廢立之謀。劉正彥。孺子狂生。同惡共濟。自除節鉞。專擅殺生。仰惟建炎皇帝。憂勤恭儉。志在愛民。聞亂登門。再三慰勞。而傅等陳兵列刃。凶箠彌天。迫脅至尊。倉皇遜位。語言狂悖。所不忍聞。大臣和解而不從。兵衛皆至於掩泣。詔書所至。遠邇痛心。駭戾人情。孰不憤怒。顧惟率土何以戴天。况傅等揭榜闔市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。曾不迴避。迹其本意。實有包藏。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。劉光世引步從之衆。張俊治平江之兵。韓世忠。張浚。禹彥輔。各領精銳。辛道宗。陳思恭。總率舟師。湯東野。周杞。掘據要害。趙哲調集民兵。劉海。李逮。餽餉芻糧。楊可輔參議軍事。一行忠義將佐官屬等。同時進兵。以討元惡。師次秀州。四方嚮應。用祈請建炎皇帝亟登大位。以順人心。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。當念祖宗涵育之恩。思君父憂廢之辱。各奮忠義。共濟多艱。所有朝廷見行文字。並是苗傅等僞命。及專擅改元。悉勿施行。如敢違戾。天下共誅之。詔責浚爲郴州團練使安置。御史中丞上言浚不當降責。遂止。二十四日壬寅。韓世忠兵次秀州。傅發兵拒之。世忠之妻在杭州。世忠使人召之。傅不與。太后召世忠妻入禁中。錫予甚豐。封安國夫人。撫諭而遣之。張浚言伏觀三月五日。睿聖皇帝親筆退避大位。詔伏讀再四。不覺流涕。竊以國家忠難至此。皆臣等文武之臣。不能悉心圖事。補報朝廷。致使土地侵削。民人困苦。上負睿

聖皇帝之恩。下失天下黔黎之望。今上睿聖皇帝。以不忍生靈之故。避位求和。固爲得策。然臣獨有一說。不敢不具陳其詳。當今外難未寧。內寇初起。正人主憂勤自任。馬上求治之時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。皇帝以幼沖之質。端居深位。責任臣寮。萬一強敵侵陵。不肯悔過。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。拱手而隨亡矣。願千宸衷。祈請睿聖。念祖宗委託之重。思二聖屬望之殷。不憚勤勞。親總機要。擁形勝之地。求自治之計。抑去微名。用柔敵國。然後太后陛下。皇帝陛下。監國於中。撫靜江左。如此。則於天下國家大計。似爲得之。二十五日癸卯。召百官赴睿聖宮奏請。時大雨。百官冒雨入。皆懽呼以謂復辟矣。既至宮。乃議奏請。上爲皇太弟。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。嗣君爲皇太姪監國。人情疑惑不安。二十六日甲辰。御史中丞鄭穀上疏曰。臣昨日同百官處庭下。蒙太后陛下。宣示詔書。降睿聖爲皇太弟。降上爲皇太姪。臣恍然如醉夢。不知所爲。隨班進退。却詣睿聖。探問詔書。迺聞閤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等之語。稱得太后詔睿聖天下兵馬大元帥。多不進兵。朝廷大臣進議。以謂若爲大元帥。則當稱臣。不欲以父臣子。遂併降今上皇帝爲皇太姪。臣方駭汗揣恐。既復嗟歎。惜乎此一事。而陛下輕易之也。睿聖皇帝。承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。發號施令。天下順之。郊祀天地。百神享之。一旦尊而爲太上皇。以太子嗣。太后陛下。垂簾同聽政。雖出倉卒。於理猶順。今以太上皇之尊。遽降爲大元帥。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。撤御幄而設緋幕。內外百官。曰將曰相。皆前日所臣事者也。今日與之比肩事主矣。稽之於古。無所取法。行之於今。實逆天道。併降今上爲皇太姪。

是二十日內降二太子矣。自古未之有也。其所由來。萬一閣門傳一將臣之語。不謀之於睿聖皇帝。不議之於同朝之臣。不考其實。遂信而行之。雖易僕妾不如是之易也。陛下以母后之尊。任有宋宗廟社稷之重。寄一將之言。使趙氏子孫無居帝位者。陛下處之安乎。或曰爲大元帥。可以任軍旅之事。以安國家定社稷也。臣竊以爲不然。昔睿宗太極元年。星官言帝座前星有變。睿宗曰傳位避災。吾意決矣。乃立皇太子爲皇帝。以聽小事。自尊爲太上皇。以聽大事。虞舜遜位於禹矣。猶命禹徂征有苗。臣以巡狩陟方之事觀之。則禹受禪。舜猶親大政也。今若睿聖皇帝任軍旅之事。如唐之睿宗。以太上皇聽大事。如舜既禪位。亦命禹徂征有苗爲法。請睿聖皇帝聽國之大事。以治軍旅。以行征伐。天下孰以爲非。伏望太后陛下。斷自宸衷。收還昨日詔書。命將相百官。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。稽之古爲有法。施之今爲得宜。陛下仍與今上皇帝合聽政。以安人心。若使詔書已頒行。天下聞之爲無君矣。貢賦不入。倡義而起兵者皆是也。雖有至智不能爲謀。惟陛下速賜施行。以故前詔不下。張浚爲同知樞密院事。二十八日丙午。以鄭黻上章祈請。遂召百官入。太后使閣門宣諭曰。睿聖皇帝不爲皇太弟。兵馬大元帥康王。加上尊號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。處分天下兵馬重事。嗣君不爲皇太姪。監國。依舊皇帝。詔曰。朕以幼沖。仰膺付託。今認太母慈訓。及覽宰執內外侍從將帥奏陳。謂睿聖仁孝皇帝。頃自靖康之初。實總元帥之重。早緣推戴。繼遂繼承。比以強敵侵浚。生靈荼毒。深自抑損。發於惻誠。絕退處於別宮。以釋言於大國。惟淵聖之命。孰

敢廢。而臣庶之願不可違。若止依舊太上之稱。何以慰天下之望。今恭依太后之旨。請加上太上睿聖仁孝皇帝。處分天下兵馬重事。以御史中丞鄭黻。翰林學士李邴。爲同簽樞密院事。是日晚。苗傅劉正彥至都堂。見宰相朱勝非。請入見睿聖皇帝奏事。勝非難之。曰。俟先奏知。傅等固請。勝非不得已。爲奏太后見上許之。傅正彥叩睿聖宮請見。時已昏矣。上卽令閤門引入見之。傅正彥拜於殿下。上命登殿。傅正彥不敢。上命衛士掖之以上。傅正彥奏請上親筆劄以緩外師。上曰。人主親劄。所以取信天下。以其有御寶。今朕退處外邸。不與國事。用何符璽以爲信。自古廢君。杜門省愆。豈敢更與外事。傅等遜謝。上曰。統制有事。但來商量。不拘何時。可來相見。請勿疑忌。傅等拜謝而出。見朱勝非謝焉。二十九日丁未。呂頤浩。劉光世。張浚之兵。會於秀。先是傅等懼外師之至。日思所以備禦之策。檄杭州集保伍。選器械。扃城門。塞河道者二十八事。守臣康允之。悉收其檄。不爲行。樞密鄭黻。每見傅等。必以危言利害禍福喻之。又率允之。同陰使人之平江。見頤浩等。復以蠟書遺允之。曰。同舉大兵。結連保護。允之復遣健步持書報城下。曲折中路。爲傅弟苗謝所發。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樞密院事江淮南浙制置使呂頤浩。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。朝奉郎試尙書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。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鄭延路。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平寇將軍韓世忠。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。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將軍統制張俊。中大夫秘閣修撰知平江府事兼兩浙兵馬鈐轄湯東野。左武大夫明



州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。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軍事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等。言臣等公契勒統制王淵。不能備禦虜人。至乘輿南渡。結連內侍。躡除樞筦。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。被奉聖旨。將本官內侍誅戮。委屬允當。外有建炎皇帝以遜位一事。臣等切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。恭儉憂勤。過失不聞。天下多事之際。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。深恐太后垂簾聽政。嗣君尚幼。未能戡定禍亂。臣等今請諸路兵。遠詣行在。恭請建炎皇帝還卽尊位。欲望聖慈。特賜睿旨。令百官有司。早行祈請。建炎皇帝復位。或與太后同共聽政。庶幾人心壓服。可致中興。四月一日戊申。尙書左僕射朱勝非。門下侍郎顏岐。中書侍郎王孝迪。尙書左丞張澈。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。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。鄭覲。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。請召苗傅。劉正彥。到都堂。諭以睿聖皇帝始以講和大金之故。責躬避位。退處別宮。授位元子。恭請太后垂簾同聽政事。今國家多故。干戈未息。使臣雖遣。難議復命之期。天步多艱。宜急防秋之計。睿聖皇帝當還尊位。總攬萬歲。苗傅一皆聽從。太后詔曰。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。請同聽政。以國家多難。義不得辭。朝夕不遑。亟欲還政。今覽卿等所奏。甚契吾心。可依所奏。疾速施行。於是鄭覲率勝非等。急奉奏於上曰。屈己睦鄰。事亦由於獨斷。因時復位。理難抑於羣情。昨者鄰敵侵陵。聖躬謙損。授位元子。退處別宮。恭請東朝同聽庶政。誠意懇切。詔旨丁寧。庶漸開交泰之懼。少息生靈之禍。今者干戈尙擾。宗廟未安。遣使雜議於還朝。防秋當思於預備。若未復九重之正。恐墮萬歲之繁。恭承太后之訓言。兼列羣臣之奏。請事